第M战 酸味船戏

没想到热情的粉丝竟一路跟到了停车场，在安容与即将上车时，有个打扮成痛苦女王的漂亮姑娘拿着制作精巧的小剑挤了过来，一把拉住他。

言澈被人流隔在几米开外，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位衣着清凉的姑娘眉开眼笑地抱了一下安容与，又让他在武器上签了名。

这时以男生为主体的人群开始起哄，七嘴八舌地说着“光让妹子抱”、“我也想抱”。

安容与本来还想多签几个名，却被前来维护秩序的保安大哥一把回绝，只身一人挡在他面前，还算客气地推搡着躁动的粉丝们。

顺利上车后，安容与摇下车窗，对大家说了几声谢谢，然后叮嘱他们赶快回家、注意安全。等言澈终于穿过层层人群，坐到车上时，司机这才踩上油门，绝尘而去。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今天的活动，安容与感觉到言澈有些冷淡，但碍于车上不止他二人，只好强忍着没有发问。期间言澈还默默刷了会儿手机，只是之后的表情变得更加难看。

还好活动结束时已经是10点，任这大都市平日里如何车水马龙，此时都不再拥堵，司机大哥也十分享受这样空旷的车道，一路踩着限速赶回了酒店。

言澈下车前还不忘彬彬有礼地向随行人员道谢，随后拿着粉丝们送的礼物，领着安容与往酒店走。车里剩下司机和负责安容与这几日行程的助理，互相看了一眼后异口同声道：“小言这孩子，多好的人啊！”

“哥，我来拿吧。”安容与见不得言澈受累，哪怕只是两袋子不算重的礼物，他也不想让言澈提着。

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只是言澈拉着他的手越发用力，几乎让他有一种那修长的手指要融入到自己手臂里的错觉。而言澈此刻的表情也阴郁得可怕，微蹙着眉头，眼睛里的愤怒和克制简直要把人整个撕开。

安容与心虚不已，努力回想着今天发生的事——好像也没有什么能让言澈这么生气。眼下只能任由对方攥着自己，风风火火地赶往客房。

就算进了电梯，言澈的手也握得死死的，完全没有要松开的意思。或许是感受到了空气中浓郁的剑拔弩张，原本在聊天的路人们也都纷纷闭嘴，表情尴尬地盯着楼层提示。

沉重的半分钟终于熬了过去，言澈拉着安容与一路走到了房间，要拿房卡开门时才放开。安容与赶紧活动了一下手臂，只感觉到一股暖流终于顺着言澈用力的地方流了过去。

顺手把房卡插上，言澈又把懵逼的安容与拉了进来，随意把手中的袋子扔在地上，再接过他手中的外设包，小心地放在桌上。还没等他开口，言澈又转头回来，将他抵在门上，扣上了安全锁。

言澈冷冰冰地卸着他的衣服，眼里的复杂情绪也不再收敛，等到把上衣扒干净后，重重呼出一口气，闭上眼睛平复了两秒，终于开口问道：“那个姑娘，她碰你哪里了？”

安容与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是看见自己被人强抱了。心里的危机感瞬间变成愉悦，深知言澈在床上已经不是自己对手的他，此刻委屈巴巴地说道：“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哥，我一点儿也不想被她抱。”边说边指着自己手臂和腰身的一圈位置。

言澈似乎想凑到他耳边用气声说话，奈何现在已经矮上了半个头，只好一把拉过他，拖到床前，重重推了上去。

安容与十分老实，躺在床上可怜兮兮地望着言澈，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这从头到脚都早已褪去稚气的大孩子，裸露的上半身紧实漂亮，常年运动积累的痕迹镌刻下根根分明的线条，随着呼吸的起伏，六块整齐的腹肌越发明显，连着胸肌一起，像极了一道美味的大餐。

从安容与身上下来，言澈径直走到那两袋散落一地的礼物前，拾起了一瓶巧克力酱。还没解释为什么单单拿出这瓶巧克力酱时，他又跨坐回安容与的身上，冷笑着说：“你被人围住时，一个在外面挤了好久都没挤进去的姑娘让我把她亲手做的饼干和巧克力酱带给你，还让我一定要看着你吃下去。”

言澈冷哼了一句，打开那瓶巧克力酱，继续说道：“可是我现在不想让你吃了。”说着便将缓缓流动的巧克力酱一点一点涂在大孩子刚才指认的犯罪现场上。

上一秒还在想言澈是不是想把这整瓶巧克力酱都灌到自己嘴里的安容与，此刻竟是有些稍稍震惊——没想到言澈还有如此不冷静的时候，虽然他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之前并没有过这样的经验，但现场的气氛告诉了他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将巧克力酱涂好后，言澈俯下身，从安容与的鼻尖游走到耳畔，微微加大了喘息声，说道：“不许你吃别人给的东西。”

接着又用鼻尖和唇珠若即若离地轻点着划过安容与的脸，回到他的鼻尖，久久没有落下一个吻。

而身下的大孩子也保持着乖巧的姿势，只是下半身某个部位的精神抖擞直接出卖了他。似乎感受到了这份热情，言澈不再挑逗他，终于吻上了那两片等候多时的唇。

还没等对方尽兴，言澈收回了恩赐，朝着身下摸去，开始舔舐起了那具美好肉体上的巧克力酱。

说是舔舐，实际上并不是温柔地用舌尖扫弄着，而是饱含小情绪的噬咬，凶狠地将那条连绵细长的巧克力酱一点一点地席卷干净。身下的人难以抑制地发出闷哼，也听不出是疼痛还是享受。

待到那具因气血上涌而渐渐涨红的身体上留下了一排整齐又密集的牙印后，言澈才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对方的耳边，温柔地问道：“疼吗？”

没等到回答，又坏笑似的说道：“疼也得忍着。”说完还在那红透了的耳根旁轻轻吹了一口气。

安容与一阵激灵，光是这口气都让他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愉快的呻吟，但此刻还是努力压制住了自己想将言澈一把压在身下肆意蹂躏的冲动，任由他继续摆弄自己的身体。

终于，言澈赐予了这被情欲挑弄得快要发狂的男人一个强悍狂暴的深吻，用柔软的舌尖粗鲁地撬开他的嘴唇，在火热的口腔中疯狂探寻着什么，仔仔细细地扫过每一颗牙齿，又纠缠住他的舌头，如暴风骤雨一般来势汹汹。

或许是感觉到有些呼吸困难，言澈终于停下那疯狂的搅动，用舌尖在安容与的浅喉上轻轻按了一下，这才放过了他。

感受着臀部传来的炙热与硬物感，言澈退到了床下，狠狠脱掉安容与的裤子，柔软的布料早已暴露了那异物的形状、大小。忍不住用手弹了一下之后，才扒下了内裤，接着又脱起了自己的衣服。

重新攀爬回那具像火山一样随时都要爆发的身体，言澈将手指一根一根地塞入身体上方半张着的嘴里。

安容与心领神会，紧紧握住那只手开始含弄。待手指湿润后，言澈再次俯身到他耳旁，命令似的说道：“好好忍着。”接着便挺立着上身，用力翘起臀部，将秘穴从两人身体的贴合处送了出来。

在安容与震惊的眼神中，言澈竟顾自将手指送进了秘穴中，也不再矜持地发出连绵的呻吟。手指在进出的过程中不断摩擦在他的大腿根上，他却只能望着那具诱人的身体因为快活的动作而向前挺着，一次又一次靠近自己的脸，喉头因品尝不到这份绝色而闷得加快了呼吸的节奏。

似乎是手指不够粗长，言澈始终到达不了愉悦的顶点，眼见身下的人嘴唇咬到失去血色，这才似笑非笑地抽出了手指，双手撑在安容与肩膀的两侧，亲吻着他，又用紧实圆润的双臀缓缓蹭着他那肿胀着已经流出点点粘液的凶器，徘徊着始终不让他进去。

“哥……哥，饶了我……让……让我进去……”安容与已经到达意乱情迷的边缘，只感觉再不释放就要失去理智，便开口哀求道。

“知道错了吗？”言澈还没打算就这么放过他，恶狠狠地说道。

“知道了……我……我以后……不让……别人碰……”早已明了自己错在哪儿的少年，凭着最后的清醒诚心实意地认了错，他本来也讨厌被言澈以外的人触碰——连爸妈也不例外，只是这次被姑娘强抱，他傻到没有反应过来。

言澈终于恢复了以往的温文尔雅，眼神温柔地看着他说：“下次再犯，我就把你关起来。”紧接着还轻轻咬了一下他的嘴唇。

“哥，没有下次了……你直接把我关起来吧……”对于安容与来说，又何尝不希望身边只有言澈一人呢，他也不想让别人看到言澈，更别提触摸到他——如果今天的事发生在言澈身上，他可能会直接把言澈绑在床上，再好好享用。

气氛刚刚好，言澈也开了恩，安容与翻身农奴把歌唱，将言澈压在身下，在他白净袖长的脖颈上吮吸了片刻，留下一颗鲜红的草莓。接着也不管秘穴是否能重新接纳他那根肿胀的分身，便狠狠插了进去。

还好尚且湿润，言澈的痛苦来源于这突然挺进的巨大异物，搅弄得肠壁疯狂抽搐颤抖着。

酒店的床似乎就是为了情事准备的，两人在床上翻江倒海，却丝毫没有会掉下来的迹象。安容与憋了太久，此时也使坏道：“哥，手指和我，哪个更舒服？”

言澈本被操弄得呼吸都不顺畅，一时间也不知是害羞还是无暇顾及，竟是一言不发。安容与见状，更是加快了抽插的速度，而之前一直没有被完全吞入的分身，此刻也一下子被强行喂了进去，言澈猝不及防，发出一声惨叫。

他继续不怀好意地重复了一遍：“哥，说啊，喜欢我，还是手指？”下身动作的力度依旧没有减轻分毫。

“啊……嗯啊……哈啊……”言澈急切地喘息着，完全说不出一句连贯的话。

“哥，也不知道这酒店隔音好不好。”说完，抽插的速度似乎更快了，他还次次都找寻到那个能让言澈愉悦的位置，用力顶撞着。

“啊……你……”言澈此刻也是有苦说不出，他虽然一向享受两人在情事上的完全释放，但毕竟不在自己家，总归是有些不适的。

“嗯？怎么？是我更厉害吗？”安容与这段时间在性事上简直突飞猛进，不止是让言澈快活的实力更上一层楼，连令他面红耳赤的情话也是信手拈来，有如神助。

“嗯……啊……是……是你……啊……别……别那么深……”

得到了满意的答案，安容与却不管言澈越来越疯狂的哼声，不紧不慢地抽插着，还换了好几个姿势。

“啊……不行了……”言澈的声音带上了一点点哭腔，想必是内壁的刺激让他痛苦不已，然而却始终没让对方停下来。没过多久，他就射了出来，点点白浊瞬间粘上了安容与那因用力而更加明显的腹肌上。

安容与却没有拔出来，他吻了吻言澈，又轻声说道：“哥，我还没射呢。”接着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势。而言澈虽然释放过一次，但秘穴内依然温热湿滑，庞然大物进出的阻碍不是肠壁的摩擦，而是——再也经受不住哪怕一毫米的扩张。

不再抓着床单，言澈嘴上断断续续说着“不要、不行”，双手在安容与的双臀上来回游走，或拍打，或揉捏。与自己白嫩圆滑的臀部不同，安容与的臀部在坚持运动下紧实挺拔，打起来清脆嘹亮，却也不失柔软。

似乎是铁了心要让言澈欲仙欲死，安容与在每次感觉要释放时便硬生生放缓动作，待到欲望压抑下去片刻后，再次奋力进攻。直到言澈筋疲力尽的射过了3轮，他才感觉到体力有些不支，暂时停下了动作，撑在言澈身上用力呼吸着。

任言澈也没有想到，安容与此时竟然还有心再来一发，所以当他的身体又一次被突然拉近，顶上那个熟悉的硬物时，他有气无力地说道：“不要……不要……”

安容与径直将依然坚挺的凶器送了进去，然后才说道：“再来，最后一次了。”

“啊……啊……不要……嗯……”

“哥，你可以的……你好棒……”

言澈欲迎还拒般得拒绝了几次，秘穴却从一开始就老老实实地吞吐着这完全品尝不够的异物，呻吟越发大胆，激情之时还狠狠拍打着床垫。

就这样又欢愉了几分钟，安容与终于一鼓作气地让两人双双达到了高潮，一股温热的暖流在颤抖的内壁中爆炸开来，随着缓缓抽出的分身，慢慢流了出来，而安容与的腹肌上则又添了一层稍显稀薄的粘液。

劳累了一晚上，两人纷纷脱力了，也懒得再爬起来收拾身上混杂的粘稠液体，躺倒在床上，喘着粗气。

待呼吸都顺畅一点后，言澈摸来了床头的手机，打开微博，递给了安容与。他刚想问言澈为何在车上会那么阴沉，看到手机屏幕后立刻明白了——那位强抱他的姑娘发了一条微博，大意是说他又高又帅身材还很好，平时看着瘦弱，但抱着时能感觉到坚实的肌肉，真想看看他的腹肌是几块，还配了9张自己和他的照片。

其中有一张是也不知道从哪里讨来的两人抱着的照片，只见安容与笑容凝固在脸上，略显尴尬地被姑娘完全抱在怀里，推也不是，放任也不是。

微博下面的留言更是让他感到头皮发麻——一部分人叫嚣着也想抱他，一部分人说“放着我来”，最恐怖的是一小撮人说“你俩好配”，难怪当时言澈的表情那么难看了。

他显然也是被这姑娘气到不行，本来那个拥抱就可以说是性骚扰了，他当时还明显感觉到那紧紧箍着他的手在放开时，又偷偷在他腰上掐了一下。

垂着眸子吻了吻言澈后，他爬起来取了自己的手机，咚咚咚敲了好一会儿字，在发送成功的提示音出来后，他将手机递给了言澈。

【谢谢大家的喜爱与支持，但是恳请各位以后别再做出这样的举动，我的心肝宝贝儿会不开心@手机用户19237XXX】

文字后面跟了一张跪键盘的表情包，还转发了那条微博。几秒过后，他的手机便跟抽筋一样狂响了起来，果然瞬间爆炸。